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漢

孟達 (乂他 申耽) 黄權

叛者反君背國不臣之甚者也春秋之時始則諸侯叛王次則大夫叛諸侯又其次則陪臣叛大夫聖人每謹

而書之以正不臣之罪其叛而去者秪曰出奔如衛元咺奔晉晉狐射姑出奔狄之類是也據邑而叛不得已而去者則曰自某奔某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之類是也其叛旹在其人也據邑而叛以地歸我者則曰以某地來奔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類是也叛人之罪不待貶絶而自見我之納叛人之罪尤重也然秪曰奔不曰叛猶未絶之也入國據邑以叛者則曰入于某以

叛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類是也入則逆辭以則彊辭故直書叛絶之也援外國入國據邑披地逼君以叛者則曰自其國入其國據其地以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之類是也曰自曰入曰以曰叛言重辭複甚之也所以辨名定分申固王法人臣委質可死而不可叛也人君制命可殺而不可較也三國之義

魏為篡漢之盜吳始叛漢而終為漢與國犄角治魏故漢臣之始入于吳終降于魏吳臣之遂降于魏皆叛臣也魏之臣亦有入吳者矣欲正君討賊故申其志而不治也纂叛人為叛臣篇云

孟達字子度扶風人也父他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監奴典護家事招權納賂賣官鬻獄他仕不遂乃盡以其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爾奴被恩久皆許諾

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葡萄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劉璋之遣法正迎昭烈也令達副正各將二千人昭烈因令達并領正衆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攻上庸昭烈疑達難獨任遣養子副軍中郎

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達耽儀並聽節制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揺不承羽命會羽覆沒昭烈恨之封與達復忿爭不和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昭烈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吕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

是以有爲之目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内無輔佐之器外無領將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河上原注左氏傳秦伯納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臣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

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達率所領降魏時曹丕初即王位既宿知達聞其來甚悦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

器也丕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夏而歸商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而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勲聞卿姿度純茂器量絶優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懽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内清定萬

里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是以弛網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當且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輕騎徐徐來東達至譙進見容觀閑雅才辨過人衆皆屬目丕乘小輦將出執達手撫其背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羣臣以為待之太過

不宜委以方任丕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爾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遺書勸封降封不答申儀叛封封走成都昭烈殺之申耽遂降魏魏假耽懷遠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有金城千里而失之乎聞者知其必復叛也諸葛亮南征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費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所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

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爾謹案陳志費詩傳載詩語及諸葛亮書稱昭烈皆曰先主蓋陳壽所改書今此作先帝為得其實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遇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為乖離乎謹案陳志費詩傳作華離冊府及通志俱

作乖離與此合志誤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度量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始達為曹丕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既而丕及階尚皆卒遂失寵賴內不自安於是復謀歸漢達與申儀有隙儀密表達有異志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發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

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雒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請命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懿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達原注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内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雒陽

（四達之衢）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於雒陽申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故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操操加其號為將軍領上庸都尉達平弟儀內徙耽卒於南陽王沖者廣漢人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沖為樂陵太守

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原注蜀志）

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及昭烈收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劉璋稽服乃詣昭烈降昭烈假權偏將軍原注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非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昭烈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

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即位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昭烈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昭烈自軍江南（謹案陳志作自在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圍南軍敗績昭烈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所領并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

車降魏曹丕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丕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漢王殊遇降吴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賜權金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漢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昭烈曰朕負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原注裴松之曰漢武用虛枉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黄權之室

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漢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曹丕詔權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昭烈凶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閒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震懼而權舉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

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曹叡景初三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叡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謹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黄權對魏明帝之言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絶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戰於緜竹死之

議曰孟達反覆逞其梟黠終于誅滅宜矣黄權知慮逼

膽屢形忠諫有大將軍之才不幸而陷入曹氏昭烈以負權自責權惜一身靦面偽朝豈不負昭烈哉若郝普糜芳士仁吳之韓綜孫秀孫壹步闡孫楷皆漢吳叛人概見諸傳普為吳譎擧零陵以降使漢分荆州而不能討賊犄角用武芳仁為吳譎使吳襲殺關羽遂失荆州而不能討賊三子之罪大矣吳之叛人大抵皆孫皓時多其宗人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故叛者有罪致叛者獨無罪乎紂貫盈而億兆離皓惡稔而親宗叛天

命絶去稱爲獨夫遂底滅亡可不戒哉

贊曰策名委質是守是死山岳可移心無彼此偷生隕節挈瓶畀人尚克視息豈爲人臣

續後漢書卷七十五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二上

簒臣

魏

司馬懿 子師 昭　司馬孚 子望

夫取不以道曰簒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憝不待教而誅之况放弑奪攘盜有神器者哉故弑兄而

有國者簒其兄者也原注魯公子翬弒隱公桓公以弟簒立是也弒父而有國者簒其父者也原注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而立是也弒君而有國者簒其君者也原注齊田恒弒簡公而有其國是也立於弒逆之賊而不討亦簒也原注晉成公立而不討趙盾是也推惡於人而誅之亦簒也原注魯羽父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是也由己以致弒亦簒也原注楚公子比刼立而靈王縊是也逼而從人亦簒也原注鄭歸生從子家弒靈公是也給而不悟亦簒也原注晉張貴人弒孝武而云因魘暴崩而安帝不討是也王法所不赦春秋所必絶慘焉為天下萬世之大變必殘其人瀦其宮以為

亂臣賊子戒故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凡寛假縱釋者謂之獎簒又何從而與之乎自王道陵夷春秋不作三家始簒晉田氏始簒齊然祇有一國而未有天下遂受命而帝者厥後莽雖僭竊繼即誅滅而光武中興曹氏欺奪雖有中國而帝統自在昭烈天下猶夫漢也至司馬氏父子四世穿穴締構弑一君原注高貴鄉公廢二君原注齊王芳陳留王奐戕落本支誅除人望賊殺義士酷甚新室曹氏之初遂取漢簒魏平吳盜有天下受命而帝十有八世

載祀二百自昔篡弑未有若斯之極也當時史臣為尊親諱自為一代不敢貶抑其一時篡竊臣僚皆與為佐命元勳猶未既備責也至後世著述者因仍不革是奬篡也不可以訓故正名定分以懿師昭為首惡賈充諸人為魏臣而盜魏與晉者皆以為篡臣如宣王景王文王等不制之號皆削而不書始終名之如操之於漢云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晉而下宋弑兩君而篡（原注安帝恭帝）齊弑兩君而篡（原注蒼梧王順帝）梁弑一君而篡（原注和帝）陳

弑一君而簒原注敬帝隋弑一君而簒原注靜帝後梁弑兩君而簒原注昭宗昭宣帝後晉弑一君而簒原注潞王後周弑二君而簒原注隱帝湘陰公皆無討而有天下三代二漢之治不復見生民之禍日深以簒弑奪攘為常事三綱淪九法斁皆晉啟之也可不治哉可不絶哉

司馬懿字仲達京兆尹防之子兖州刺史朗之弟也有狼顧相反顧則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博學洽聞性深阻若城府任智數多竒畧尤善孫吳兵法見漢室衰亂潛

蓄異志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辟之懿以風痺辭操使人夜往刺之曰若動即殺之懿堅卧不動及操為丞相又辟文學掾敕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從命使與子丕游處遷黄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操為魏王轉太子丕中庶子丕信重之遷軍司馬孫權請降上表稱臣陳説天命懿即勸操代漢操不納尋卒曹丕立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篡代以懿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黄初

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丕觀兵吳疆留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六年丕復大興舟師伐吳復命懿居守太和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景初元年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謹案晉書增封事在景初二年）初燕王宇謂叡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從河内西還詔已行而叡疾篤復納劉放計罷宇召懿叡自力為詔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初懿至襄平

夢叡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受詔便道鎮關中次于白屋而辟邪以詔至令馳入雒陽三日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懿疑雒陽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入嘉福殿卧内升御牀流涕問疾叡執懿手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卿指示齊王芳曰此是也卿其輔此朕無所復恨又教齊王令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遂與大將軍

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芳立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已乃徙懿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懿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正始二年秋七月增封食郾臨潁并前四縣邑萬戶勳望日盛而謙恭愈甚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謀遷郭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

制度懿於是與爽有隙五月懿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為伎人爽乃與當密謀不測懿潛為之備爽黨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往荆州辭懿懿詐為疾篤錯亂其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曹芳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郭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陳闕下

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芳屯於雒水浮橋上奏爽等爽惶懼通懿奏既而有司發爽與何晏等謀反事乃収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皆夷三族二月芳使太常王肅冊命懿為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如漢霍光故事懿上書辭讓書十餘上冬十二月許之復加九錫朝會不拜懿言太

祖有大功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見懿威詐益盛謀廢芳立楚王彪因黜懿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討之懿知其謀不聽夏四月懿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逆于武丘面縛水次以凌歸雒陽至項凌仰鴆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録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為祟甚惡

之秋八月戊寅卒于雒陽年七十三芳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子昭為晉王追尊曰宣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懿内忌外寛猜阻多權變當操丕世勤於吏職輸力効計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卒無猜嫌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并其支黨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遂專大柄畀之師昭竟遷魏鼎云師字子元懿長

子也沈毅多大略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正始末懿將襲誅曹爽獨與師謀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事平以功封長平侯懿卒師令其黨白芳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乃命師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正元元年春正月曹芳以師擅政弱寡王室不得有為乃密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録大夫張緝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宂從僕射劉實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

代師輔政師密知之殺豐捕誅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芳廢皇后張氏增師邑九千户并前四萬户師讓不受芳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諷郭太后下令廢芳詔公卿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為

奏曰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
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
司以太牢告祀宗廟遣郭芝入白郭太后后與芳對坐
芝謂芳曰大將軍奏廢陛下芳乃起郭太后不悅芝曰
太后有子不能教令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
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郭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
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郭太后意折乃遣
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喜乃遣使者授齊

王印綬當出就西宮芳受命涕泣與郭太后别就乘輿副車從太極殿南出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師曰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乃與羣公奏郭太后使請璽綬郭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絶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以郭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曹髦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

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髦于元城師復請璽綬郭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以璽綬手授之也髦至乃親受璽癸巳詔曰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議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疋以彰元勲師固辭相國初師目有瘤使醫割之驚而目出謹案正元二年司馬師伐毋丘儉文欽欽子鴦來攻驚而目出事見陳志毋丘儉傳及晉書蒙之以被痛甚齧

被敗而左右莫知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辛亥卒于許昌年四十八二月喪至雒陽髦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勲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戶謚曰忠武昭為晉王追尊曰景王武帝簒代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昭字子上景初三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雒陽典農中郎將值曹叡奢

修之後昭蠲除苛役勸農趨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曹爽冦漢以昭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漢將王林夜襲昭昭堅卧不動林退昭謂玄曰費禕已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乃退遂拜議郎及誅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夏四月還雒陽髦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 謹案晉書文帝紀甘露三年春二月斬諸葛誕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曹爽之誅在齊王芳嘉平元年與甘露三年相隔十載中間攻戰封拜事實不一今於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下即

接夏四月歸于洛陽夏四月上有闕文　五月鬉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昭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馬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户食三縣諸子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録先世名臣元功之子孫隨才叙用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均監青州諸軍事景元元年夏四月鬉復命加爵秩如前又讓不受鬉

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堪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廢昭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示之戒嚴待旦沉業馳告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髦知事泄帥左右攻昭充使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及出於背髦殞于車下昭召百寮議使郭太后下令廢髦為庶人以民禮葬之以王經貳於已殺之又歸弑逆之罪於成濟收濟家屬付廷尉濟兄弟不即服罪

祖而升屋醜言悖罵自下射之乃殪遂夷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更名奐奐進昭為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弟子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十萬帛萬匹固讓乃止二年秋八月甲寅奐使太尉高柔授昭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奐命歸於大將軍府四年冬十月奐以命諸將攻破蜀漢獻捷交至乃申前命封為晉公丙午奐命昭子中撫軍新

昌侯炎為晉世子咸熙二年春二月朐䏰縣獻靈龜歸於相國府夏四月孫晧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奐命昭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簴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昭卒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世子炎嗣為相國晉王初昭以

兄師嫡長早世無後以炎弟攸為師嗣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將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以炎為世子炎既嗣立遂欲代魏諷曹奐遜位奐乃使太保鄭沖奉皇帝璽綬禪位于晉炎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設壇于南郊即皇帝位追尊昭曰文皇帝廟號太祖

司馬孚字叔達懿之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懿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諸昆疏食水飲披閱不勌臨淄侯植妙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及曹丕為太子徙為太子中庶子曹操卒丕號哭不已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之孝乎丕乃止羣臣亦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曰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

拜嗣君以鎮海内而但哭邪遂與尚書和洽備禁衛具喪事奉丕即位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丕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用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内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乎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及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丕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為要荒難以德懷故

不以諸夏禮責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
禁不至必有故猶宜以寛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後
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出爲河内典農賜爵
關内侯轉清河太守初曹丕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
計衆議以征討未息動静節量度支爲重及曹叡立欲
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叡曰吾得司馬懿
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
備預每諸葛亮寇關中邊兵不能制中軍奔赴輒不及

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為討賊備又以關中連遭兵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春夏務農由是關中軍資有餘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專擅朝政懿既稱疾孚亦不視事及懿誅爽孚與師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救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

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遷司空代王凌爲太尉及漢衛
將軍姜維出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鎭關中
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
退轉太傅及曹髦遇弑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股哭之
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郭太后令以庶人
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後進封長樂公
及武帝簒代曹奐就金墉城孚拜辭執奐手流涕歔欷
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勲

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静宇内顧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户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之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卒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

堂舉哀三日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憲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雒陽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討

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曹髦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會髦性急秀等居内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師昭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漢衛將軍姜維屢侵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敢深入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

何曾為司徒武帝篡代封義陽王邑萬户給兵二千人吳將施績攻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荆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攻芍陂望又率諸軍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卒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楙

議曰司馬氏得政而八達韓韓繼起盛於齊之諸田魏方疎絶骨肉日益孤危不及劉氏之季廢興之迹著于是矣初誅曹爽孚以尚書令為司空及誅王淩由司空為太尉既誅毋丘儉廢齊王立高貴鄉公則以太尉為太傅居懿之位終于魏世坐視師昭之逆而不去武帝篡代以皇叔祖父封為安平王原情定罪則懿之次也其送齊王則悲不自勝弒高貴則枕屍而哭廢陳留則拜辭隕涕亦猶莽之抱孺子而泣操之將終涕泣而分

香析履一不及禪代之事以一把淚欺天下萬世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自令視之則魏之大姦也又曰不伊不周不夷不惠此正鄉原賊德之甚者中心蘊蓄畫露此語矣

謹案司馬懿諸傳於其征伐事蹟多削而不載蓋事蹟已分見於他傳及晉書本紀此特著其篡代之迹而已司馬孚傳削其奏議等文意亦猶此也

續後漢書卷七十五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二下

篡臣

王沈 賈充 韓壽 壽子謐 鄭冲 王祥 弟覽

何曾 子劭 石苞 子崇 陳騫 荀顗 裴秀

荀勗 馮紞

王沈字處道司空昶之兄子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

機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祖事繼母寡嫂以孝敬稱好
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
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
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及髦將攻司馬昭告沈及王
業沈業馳白昭遂弒髦而立曹奐以功封安平侯邑二
千戶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
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
侵漢之役吳人大出救漢振蕩邊境沈鎮禦有方卒皆

無虞轉鎮南將軍武帝立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
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篡代之事羊祜荀勗裴
秀賈充等皆諮謀於沈以佐命勲轉驃騎將軍録尚書
事加散騎常侍統督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時荀顗
為司空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曽為太尉石苞為
大司馬賈充為車騎將軍陳騫為大將軍同時並拜皆
封郡公號曰八公泰始二年卒謚曰元沈素清儉不營
產業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而已子浚嗣

賈充字公閭豫州刺史逵之子也逵晚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累遷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司馬師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師疾篤還許昌召充監諸軍事後為司馬昭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諸葛誕舉兵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鋭若深溝高壘以敵之可不戰而克也昭從之誕平昭先歸雒陽留充統後事進爵宣鄉侯遷廷尉轉中護軍曹髦之

討昭也王沈王業奔告於昭昭為之備髦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于東止車門左右
呵之伷衆奔散充遂率衆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
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
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
抽戈刺髦刃出於背殞于車下曹奐立進封安陽鄉侯
增邑千二百户統督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反於
蜀昭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

未至而會誅時軍國多事充與裴秀王沈荀勗同受腹心之任昭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勲深見寵異祿賜優於百官初昭以兄師恢贊王業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寛仁且又嫡長宜主社稷及昭寢疾武帝請後事昭曰知汝者賈公閭也武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簒代以充開建大命遷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

人初柳氏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成濟事出於充每罵濟為逆賊左右無不竊笑賜充子弟一人關内侯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為侍中以母憂去職上表欲立勲邊境帝不許又以充女為齊王妃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賢欲進忠規者皆幸充去而荀勗為充畫策以女為太子妃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太子當婚遂不行朝臣畏充側目

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侍醫藥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疏等耳然當立德充不答及帝疾愈聞之乃奪充兵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統六師給羽葆鼓吹

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勲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不許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師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戸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闓內侯皆增戸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吳平大慙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

豫章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
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
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
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卒年
六十六無子以外孫韓壽子謐為嗣帝為之慟使使持
節太常奉策追增太宰加袞冕之服緑綟綬御劒賜東
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
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

斧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
給塋田一頃謐字長深韓壽子也頗才學既爲充嗣與
賈后中表專恣權傾人主貴游豪戚浮競之徒輻湊其
門累遷散騎常侍後軍將軍以廣城君喪去職未終起
爲秘書監掌國史立晉書限斷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
故時謐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
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賈后之弒楊
太后殺太傅楊駿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皆與謐

謀及謐侍講東宮恃其親貴不為愍懷太子降屈與太子奕棊爭道成都王頴在坐叱之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怒言諸賈后出頴為平北將軍鎮鄴初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昬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賈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謐傲縱數為無禮深惡之謐至東宮則舍去入于後庭謐遂蓄憾譛太子於賈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給

小人者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掌爾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可以自安后深以為然乃詐為有娠納產具取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遂誣構太子謀逆廢于金墉城尋殺之及趙王倫討賈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少弟蔚謐母賈午皆伏誅於是賈郭韓三族無噍類矣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家貧恬退耽翫經史由是不為州郡辟用及曹丕為太子命沖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儒雅無幹局簞食緼袍而以廉稱大將軍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禄勲嘉平三年拜司空及曹髦從沖受尚書與侍中鄭小同俱被優禮轉司徒曹奐立進拜太保位三司之上封壽光侯雖居台輔不預世事從容自保而已及奐遜位使沖奉策武帝篡代拜太傅進爵為公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

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武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帝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嶶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卒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

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沖無子以從子嶶為嗣位至平原内史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早喪其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以奉母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黄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

而泣其篤孝如此漢末遭亂扶母及弟覽避地廬江隱
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辟命母終居喪毀瘁幾不能起
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别駕祥年已六十固辭不受覽勸
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
率勵兵士輒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州人歌之曰
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舉秀才除温
令累遷大司農曹髦立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
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遷太常封萬歲亭侯髦幸太

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髦北面乞言祥陳君臣政化之要聞者莫不警厲及髦遇弒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武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及篡代拜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御史中丞侯史光奏祥年老請免官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

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雎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泰始五年卒謚曰元覽字玄通祥弟也母朱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捶撻輒涕泣抱持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密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遽反奪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遂止於是

覧與祥俱以孝友稱累遷宗正卿光禄大夫卒

何曾字頴考太僕夔之子也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叡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叡立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出補河内太守徵拜侍中嘉平中為司隷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曾奏劾之時曹爽專權司馬懿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曹芳之廢曾謀為多正元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

又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昭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入見曾獨拜致敬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簒代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進位太傅以年老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劒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

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卒年八十及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與此同宜謚繆醜公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曰元劭字敬祖趙王倫篡位以為太宰驕奢簡貴又汰于曾衣服翫好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雖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謹按晉書永寧元年卒贈司徒

謚曰康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有智度偉儀觀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求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曰二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隷也何卿相乎既而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謂苞當至公輔苞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在朝廷何小縣乎稍遷司

馬師中護軍司馬懿聞苞好色薄行以讓師師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貞廉之士未必能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僣而錄其九合之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算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今之選也從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徐州刺史司馬昭之敗於東關苞軍獨全昭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授卿乃遷奮威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

州泰謹案州泰見鄧艾傳與此合晉書作周泰誤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來援誕苞逆擊破之異等退走壽春平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曹髦留語盡日既出白昭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遷驃騎將軍昭卒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來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遂與陳騫諷曹奐遜位武帝簒代遷大司馬進封樂

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泰始八年卒詔葬禮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苞六子越喬統淩雋崇以統為嗣歷射聲校尉大鴻臚崇有才望累遷衛尉與潘岳等謟事賈謐窮極侈靡趙王倫篡逆為孫秀所殺

陳騫字休淵司徒矯之子也謹案晉書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

馬沈厚有智謀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漢兵出隴

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諸葛誕起兵復以尚書行
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
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
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封郯侯武帝篡代以佐命勲進車騎將軍封
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
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寋兄子悝爵
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秀等

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聽留京師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給乗輿輦出入殿中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乗輿上殿元康二年卒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

荀顗字景倩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也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以父勲除中郎司馬懿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拜騎都尉賜爵關内侯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曹髦立顗言於司馬師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慰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户司馬昭輔政遷尚書昭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

卒顗代泰為僕射領吏部顗承泰後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以母憂去職昭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漢亡復建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篡代進爵為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遷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以顗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泰始十年卒帝為舉哀皇太子臨喪

二宮賻贈禮秩有加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惟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

裴秀字秀彥尚書令潛之子也八歲能屬文及長兼綜學藝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毋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司馬昭

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遷散騎常侍討諸葛誕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預參謀畧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户曹奐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户遷尚書僕射咸熙初釐革制度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五等建封秀濟川侯初昭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竒表示之秀言於昭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

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禄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纂代登遜之際總握幾要儀制典則皆所裁定加左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拜司空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從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註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卒年四十八詔謚曰元二子濬頠濬嗣位

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慧別封高陽亭侯以弟顗嗣

荀勗字公曾漢司空爽曽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曽祖既長博學練達政理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出為安陽令有遺愛縣為立祠轉驃騎從事中郎遷廷尉正參司馬昭大將軍軍事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曹髦討昭大將軍掾孫佑守閶闔

門昭弟安陽侯幹聞變欲入佑拒之幹還白昭欲族誅佑昺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不可以喜怒為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貽私議乃免佑為庶人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昭為晉王以昺為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户武帝篡代昺謀居多封濟北郡公昺以羊祜讓乃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敎習以鍾胡為

法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太康中以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耶居職月餘以母喪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視事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

寵禄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謚曰成勗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為嗣馮紞字少冑安平人博涉經史機悟詭譎仕為魏郡太守累遷越騎校尉以便佞得幸武帝遷左衛將軍寵愛日隆與荀勗朋附賈充納賈妃出齊王攸皆其謀也疾張華如讎華之都督幽州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耶紞免冠謝

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爾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爾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紘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氷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

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時謂紞之讒賊楚費晉五不是過矣太康七年疾篤詔以為散騎常侍卒帝甚惜之

議曰王沈賈充皆世饗魏禄朋扇篡竊覷為弑逆首倡禪代校諸逆黨師昭之次也鄭沖王祥經明行修德有餘而節不足與何曾石苞等皆以魏大臣為晉上公號

八公改代易姓而居位自如謂不與簒得乎充諸人其始皆以至孝稱終則或謚之為孝至於何曾之責阮籍欲投之四裔儼然以大孝自處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以孝事君則忠率理不越守死善道全德踐形乃可謂孝故舜烝烝乂不格姦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曾子省身守約易簀正終啓手啓足全而歸之乃為至孝彼方屑屑於飲食起居之間輒敢黨賊簒弑自陷大逆如充成濟之事竟欺其母不使之知忍聞逆賊之罵又焉

得為孝乎荀勗馮紞諂附于充賈緣勢位沽衒小慧協

圖大姦立賈后出齊王深樹禍本宋邵雍有言晉室之

禍不在於石勒長嘯上東門時在荀勗夕陽亭之一語

嗚呼既亡魏又亡晉復亡中國既覆賈氏又覆荀氏小

人患失一至此哉

贊曰以盜為常公行攘篡魏遽為晉王路多難禪陵未

拚鄴臺已荒區區偷兒靦面高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三

取漢謹案平吴傳有前序取漢傳當亦有序今闕

鄧艾州泰段灼 鍾會向雄 衛瓘

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也謹案陳志作義陽棘陽人少孤曹操破荆州從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書故太丘長陳實碑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

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為謝每見高山大澤輙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竊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為掾遷尚書郎原注世語鄧艾少為襄城典農與部民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弃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時欲廣田畜穀為伐吳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

以爲田良水小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謂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謹案陳志作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謹案通典曰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千人且耕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田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漢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

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兵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

威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内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疎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舉

求昔所厚巳吏父久巳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為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巳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

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原塞矣曹髦立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

将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
地輙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
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
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
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謂
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
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
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

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

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攻漢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還

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道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

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得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漢守將馬邈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謹案等今志作出宗本作等與此合忠纂馳還更戰

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漢帝遣使奉
皇帝璽綬為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漢帝率太子諸王
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
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漢
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行驃騎將軍太子
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
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
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

皆與漢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艾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原注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乘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

利害吴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
安士民以來逺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吴以為流徙則於
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吴亦定平
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
塢為之宫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
開廣陵城陽以待吴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
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輙行艾重言曰銜命征
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

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艾仰天嘆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

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雒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城謹案西城陳志作西域通志作西城與此合考後漢書郡國志益州有西城郡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膚初艾當伐漢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原注荀綽冀州記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小子倩字君幼寬

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
俞字世都清真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
裴松之曰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
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邵盖斷章取義不
拘本文故以有功代得中也若此前書多有之泰始元
年晉武帝篡代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
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
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
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
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

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凌

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自不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

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宽魂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悦者衆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譙宷天下徇名之士二十字陳志無此據晋書）帝嘉之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

者皆保艾所築塢焉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問艾死狀震具陳艾之忠言輙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禄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遇火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荆州刺史裴潛以為從事司馬懿鎮宛潛數遣泰詣懿

由此為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原注世說司馬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來小車一何駃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猸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兖豫州刺史所在有績效累遷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卒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段灼謹案晉書灼字休然敦煌人從鄧艾伐漢有功封關內侯入為議郎既申鄧艾又數上書言事謀謨經遠辭旨慷慨有國士之風

累遷明威將軍魏興太守謹案晉書云卒於官

謹案目録此下有鍾會衛瓘傳今闕

議曰鍾會徼兾謀叛鄧艾專擅致孅衛瓘詭計艶之得國而終不振旅荀卿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哉然而當會之搆艾瓘能拒之則艾不禽艾不禽則會不反亂何自而生哉與會圖艾濟其姦遂并誅滅獨享成功光貴公衮卒之父子九人一夕并命於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

贊曰火德告終岷峨失險三臣同罪功以過揜